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集卷二十

宋 尹洙 撰

奏軍前事宜狀

臣昨到鄜延體問昨來六月中差撥兵馬往諸寨並不曾得見賊衆當盛夏之際疲困却人馬虛費國家錢物不火臣竊揆遣使之時賊兵尚在境上陛下深憤諸將畏怯不能齊心出師遂使塞門一寨數月嬰城終至陷

沒皇情慘惻專降詔旨其如兵者貴在神速千里制勝恐後事機伏望聖慈今後軍旅進退乞不直降宣命況臨時應變主將之任豈可賊兵寇境更候朝廷指揮若涉逗留乞即嚴行朝典謹具狀奏聞謹奏

論金明寨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到金明寨問得添修舊城次第巳自九月下手修築竊知朝廷別降指揮將李士彬果園修築修城臣不知新城利害但以工料計之舊城計工二

十萬見役兵夫不及五千人須四十餘日方成新城計工五十九萬七千須一百二十餘日方成即今趙振等所屯兵馬一萬餘人日夕披帶以備非常加以霖雨自延州轉搬粮草凡九次涉水方到金明兵衆暴露惟宜責以近期若或更張必是遷延至冬轉恐不易臣初聞移改新城知張存已有奏論臣比不敢更煩聖聽及臣自金明回又知再降劄子兼内臣相次到州切慮依稟聖旨須至改移伏望聖慈詳臣所奏早賜指揮

奏閱習短兵狀

臣竊見諸處馬兵每一都搶手旗頭共十三人其八十餘人俱係弓箭手步軍每一都刀手八人搶手一十六人其七十餘人並係弩手其弓弩手更不習鎗刀雖各帶劒一口即元不係教習又弓弩每至夏月更不教閱當戰陣之時或遇険隘弓弩施為不得須要短兵相持其弓弩手既不會短兵束手受害遂多敗覆臣今往邊上逐處便一面指揮馬步軍除弓弩外更須精學刀劒

及鐵鞭短槍之類所貴施為弓弩不得便有短兵之利可以取勝又免至夏月廢却教閲更乞早降宣命指揮下逐路部署司承稟仍乞于試中武藝使臣中選十人下都部署司休邊上監教貴得蚤見精熟取指揮

奏論户等狀

右臣竊見陜西坊郭第一等人户中甚有富强數倍于衆者每至官中科率一例作一等均配其近下户等極有不易者今臣欲乞于逐州第一等户中推排上户家

産比類次第同等人户家産一倍以上者定作富強户三倍以上者定作高強户五倍以上者定作極高強户令後官中凡有科率其近下户等大段減得數目祗應得如前允臣所奏乞下陜西都轉運司委轉運使因巡歷所到州軍與本處同共定奪無得别有搔擾

奏為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牽制賊勢事

右臣近准都部署司牒令臣赴延州與范仲淹同共計

署行軍次第尋于正月六日到延州得范仲淹牒曾乞奏留此一路未議攻討已奉聖旨依臣尋具狀申經畧部署司將元計置鄜延路軍需物色并分擘軍馬並那城赴涇原環慶路去訖切縁臣昨與韓琦赴闕進呈夏竦等所定攻守二策奉聖旨依所定攻策施行即鄜延涇原兩路俱令進兵深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側近族帳不作大舉之勢今來鄜延路既别有擘畫切慮涇原路將來出兵側近路分别無討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

乞令環慶路准備行軍次第況慶州柔遠東谷等寨所
接賊界一帶族帳不少並在一二里内不至遠涉沙磧
若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足以牽制賊勢又貼來計
置鄜延路軍需器械不少如却移撥應副不難辦集臣
已具狀申本路經畧去訖伏望聖慈早降指揮
奏為近差赴鄜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往環慶
路事
具位准都部署牒赴延州計置行軍次第者右謹具如

前臣尋於正月二十六日到延州見范某計議軍需别未有言語次日只與葛懷敏已下商量出軍次第逐官雖有異議者臣執言所降朝旨已定遂不改有異同兼葛懷敏等草定到行軍圖子一面又至次日范某方言近有劄子奏乞留鄜延一道為進貢之路未行攻討如歲時無効威加未晚奉旨依奏自來為待出軍修復城寨牽制賊勢恐諸將緩于治兵所以未曾説與有此項聖旨指揮尋牒臣請詳聖旨施行至二十九日夜保安

軍狀報前塞門寨主高延德自西賊處來乞通和尋已具事狀申奏自後范某與諸將只擘畫禦備及出軍修復城寨更不酌量入界次第兼臣未到延州聞范某已奏將元撥定鄜延路驢子只要三千頭臣深慮朝廷以鄜延路既不入界攻討又見減着驢子數目却於元定下軍需兵馬數内一例減省又緣夏某等所定攻策鄜延涇原兩路俱合進兵深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族帳切慮涇原路將來出兵陜西路分別無討伐次第不足

以張聲援欲令環慶路准備行軍次第及乞將原撥定赴鄜延路兵馬軍需等却移撥赴環慶路所貴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以分賊勢累狀具申奏去訖今准都部署經畧使司牒緣已奉聖旨議定攻策所乞改差兵馬赴環慶路難便專擅移易者臣又恐日逼若更遷延即鄜延環慶兩路俱不備辦得進兵次第轉見悮事已具此申經畧使司去訖伏望聖慈蚤詳酌臣奏狀内事理早降指揮

奏為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次第乞朝廷特降

指揮

今准陜西都部署牒切縁鄜延係先得朝旨出兵路分今已萠及時日却有異議請一依元降旨于鄜延計置出兵准備起發無致悞事者臣尋備録申范某請詳都部署牒内事理施行今准范某牒當所前來依安儀利見并依本司攻策用三二月入界申奏尋又有一劄子明言别一見乞留此一路未行討伐歳時之間或可招

納如歳時無効威加未晚奉聖旨依奏况後來尋覔到蕃漢知次第人根問入界道路方見得綏夏以來横山蕃户多在崖谷深處各有堡子守隘自家兵馬若只行川路即並無所獲如入隘打虜又兵多則難進兵少則易衂所以不敢固執前議却計置出兵於極邊廢寨中擇有利者修復亦足以牽制虜勢使賊界東路上兵馬不敢併力西去所有環慶路若便深入則地少泉今却問得有側近蕃寨可以攻取兼與涇原相近足為聲援

仍乞朝廷指揮諸路穩審進退先擇要害之地修城寨所責持重不損國威當時又如此擘畫申奏去訖及已得前來聖旨不敢更有翻覆惟待罪朝廷甘從黜削即難以依違恐悞大事臣已依事由申奏并牒夏某韓某去訖者

右謹具如前臣看詳上項范某牒内事理更難以催促計置行軍次第又緣諸路出師日逼若且在延州必慮端坐虛占日月況環慶路依元奏攻策淺攻側近族帳

亦合預先計置行軍次第臣巳于二月十五日起離延州赴環慶路計置次第伏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牽制賊勢不使併兵涇原有悞大事謹具狀奏聞

奏為到慶州聞賊馬冦涇原路牒劉政同起發赴

鎮戎軍策應事

今月日到慶州據經畧使韓某差來指使李貴稱今月十九日賊馬再來侵擾劉磻堡見今鎮戎軍主兵官員只有朱觀一員者右謹具如前臣勘會延鄜路都監劉

政准經畧司差權環慶路都監近自延州與臣同到慶州今來鎮戎軍事宜緊切兼又少闕主兵官員已牒劉政乘遞馬與臣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去訖伏乞朝廷

更賜指揮

奏為擅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今月二十二日據抽押兵士殿直蔡從狀申稱准經畧副使韓某指揮于環慶路抽撥安塞等四指揮兵士赴鎮戎軍數內先次交割得安塞振武两指揮所有蕃落

保捷兩指揮見在西谷柔遠兩寨蒙都署司見去勾抽者右謹具如前勘會韓某牒内稱今月二十一日賊馬在劉𤭟堡未退事宜緊急切要兵士使喚若伺候柔遠西谷抽到上項兵士更須遲滯三日必致有悞軍期臣尋牒環慶路部署司只于在州差撥振武第十三虎翼第六兩指揮充填蕃落兩指揮已差人管押赴鎮戎軍去訖謹具狀奏聞

奏為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臣昨在延州陳金湯族帳一帶可取狀親到蕃官胡繼諤本族及與西路都同廵檢劉政狄青商量到事狀累具奏聞乞候到環慶路與本路官員同共商量別具申奏臣尋于二月二十二日到慶州得知山外敗衂兼本路主兵官員多在外寨駐劄臣遂徑來鎮戎軍今來鎮戎軍事宜稍息見發赴永興軍候見夏某子細陳述上件事機乞相度施行

河南集卷二十

河南集卷二十一

宋 尹洙 撰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右臣體量本路見今主兵官員或遇西賊入寇若只令主管隊兵臨時得人統制號令進退有所禀從即人皆協力不致有前項敗事若委以兵衆進退許其自便則臣等未敢保其能否兼臣初到亦未盡知其材畧或相

次體量得實有敢事者即與狄青別具陳奏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擘本路兵馬弓箭手把截

賊馬來路狀

本路經畧司累據諸處探報到賊界點集事宜緊切若於本路入寇即部署狄青合依先降預議指揮領兵于瓦亭寨駐劄其狄青忠純可信厚重可倚臣每與之講議軍政至于臨敵制變亦合事機臣但慮拘于朝廷法制未盡其才臣欲乞軍行之後朝廷或降指揮并四路

招討司行下文字係干進退兵馬分擘將佐有與軍前事體相妨者許令狄青相度其未便因依開奏及回申四路司不得將未便事理一例承禀施行如允臣所奏特降聖旨庶令狄青有所遵守得以專心戎旅不致敗事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右臣准邠州制勘院牒勾取部署司指揮劉懷信勒檢齋借銀一千兩文憑赴院尋牒部署司勾職到劉懷信

其部署狄青兼令劉懷信自齎公使文歷赴邠州照會去訖尋體問得劉懷信是勾當公使庫使臣爲于隨軍庫借過上件銀回易利息以充公用事臣切見自來武臣將所賜公使錢諸様使用便同已物其狄青于公用使物即無分毫私用况本路自西事以來所添兵數及主兵將臣寮指使使臣等數倍于舊又狄青多與衆官躬親提舉校閱軍中將校每有犒設以此所費益多若不别將錢物回易即無由充用狄青素來謹畏小心其

實武人未曉朝廷憲法自聞推究公用錢物將謂制院須來追攝照對臣雖日夕曉譬終是內懷憂懼兼言先在延州初授經原部署曾告龎籍言不願主領公使錢恐未知次第今來果遭胥吏詞意感切深可軫恻臣以為朝廷擢青自殿直不三年至刺史委以一路兵柄此必其忠力才智有過于人又欲其奮勵自効以報不次之用今乃以細微註誤令其畏懼如此今邊上日有探到事宜萬一賊兵驟至若須領兵出外似此憂疑之中

切慮不能主理軍政别致闕事伏望聖慈垂察將降朝旨曉諭狄青庶令安心專慮邊事

奉詔令劉滬董士廉却且往水洛城勾當狀

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所有水洛城仰魚周詢往渭州與本路經畧部署司疾速同共支撥軍馬粮草應副早令事畢仍令劉滬董士廉却且往彼勾當所有勘到罪狀别聽指揮

右臣等檢會前奏乞罷修水洛城事狀盖慮久遠却為

邊患今來患既未至朝廷必行興修則臣等無以自辯更不敢别有陳述伏縁臣等前後行與劉滬指揮並明坐朝旨劉滬所執乃是鄭戩文牒其鄭戩文牒並是解罷兵權後專有行遣今若朝廷却令劉滬依舊勾當却是鄭戩罷任後所行文牒可以衝改得朝廷指揮于理深為不順臣等切慮將來逐路偏裨例各專輒行事不稟本路節制必壞軍法統兵大臣解罷兵權後尚得處置邊事於國家事體不便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檢會臣

等前後論奏水洛城一宗文字并本司録白鄭戩罷任後所行文牒及臣等今奏降下臺省百官集議庶得申明國典況臣等所奏偏裨違犯節制蓋恐壞軍中綱紀所論大臣罷兵後侵撓軍政實係國家安危非止為本路一時之事願陛下思守邊之遠畧念社稷之大計若此日不行威斷則異時必生朝廷之患伏望聖慈特賜省察

乞與鄭戩下御史臺對照水洛城事狀

右臣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候潘師旦成資方得交割勾當臣已具待闕去處聞奏訖臣切見自來諫官御史應授差遣少有于諸處待闕者臣到慶州未十日因孫沔陳乞患疾不赴涇原路却還舊任就移臣知晉州其潘師旦在晉州已一年餘九個月却令臣待闕事體之間深有可疑臣之私心實懷憂懼伏念臣自忝涇原一路寄委及近一年近于戎事並與狄青商量處置未嘗有分毫差失亦不敢將邊鄙細務頻有陳請煩瀆聖聽其

合奏公事前後多蒙俞允臣與狄青雖出處異而忠義一心但専爲枝梧昊賊不敢邀功生事庶幾外禦寇讎上副寄委只是水洛城奉聖旨罷修已來鄭戩及劉滬朋黨造作謗言傳于道路其間多不詳其本末今且以衆所傳聞者兩事明之一言劉滬所帶枷重四十餘斤且狄青在德順軍枷送劉滬下所司當捕攝之初事頗嚴密及呼問之際衆謂必行軍法豈可預進大枷有同兒戲若本軍從來有此大枷即都轉運司合因此别作

行遣似此搆謗不近人情一言涇原路經畧司令人把定邠州州院門遂致劉滬患疾此時臣雖在假後來體問得都無此事且邠州係是環慶路統制于涇原本不相轄況劉滬是朝廷送下本州寄禁若涇原路差人把門豈得不晝時申都轉運司及具聞奏據此二事只欲朝廷知涇原路經畧司要致劉滬獄死以快私憤都無公心觀此用意實為驚駭又衆言鄭戩罷四路後别授朝旨興修水洛城所以劉滬得免專輒之罪臣勘會于

三月九日本司准樞密院三月二日劄子云據鄭戩奏水洛城並是當司一面興修若便中止實恐生熟蕃部遞相讎殺却為邊患貼黄又言或且令臣戩在涇州半月日候許遷等軍馬回即起發赴任又水洛城已降指揮令涇原路一面相度指揮去訖所有許遷等又已别移住使其兵士等亦係分擘住逐路年滿替换又權駐泊人數奉聖旨令鄭戩一依所授宣勅指揮疾速將許遷手下兵馬差使臣管押往指定路分訖起發赴任鄭

戩既承准上件朝旨明知水洛城本路得一面指揮如委實興修有利只合論奏別聽朝廷指揮豈可尚與劉滬文牒一面督促及稱專奉朝旨遂致劉滬託此為名故違本路節制制勘院既不收監取勘法寺又無較正以此鄭戩所稱專奉朝旨臣實難以曉會臣與狄青只據本司所授到樞密院劄子內聖旨施行豈敢曲附鄭戩上違朝命然羣謗之起亦有所因鄭戩與麥知微交結情契至深昨令許遷等軍馬興修水洛城其麥知微

係是本路走馬承受却作都大名目統管兵馬以至修城指使工匠皆望修了遷轉及近邊細民又得弓箭手地土劉滬不惜財貨致招小人所以罷修之後謗議紛然臣與狄青都不采聽所恃者朝廷公道所賴者陛下聖明是以前後所上章奏惟論國家利害不與戳輩爭辨是非至于京師書問亦皆斷絕即不知戳輩謗臣更有何事朝廷聞臣更有何過直至今來臣未得赴任方始自疑兼臣昨于本司備録到水洛城始末一宗文字

欲乞令臣暫乘遞馬赴闕面奏事狀及乞將鄭戩等所
奏臣事降下許臣分析臣若曾上違聖旨矯稱朝命專
擅生事誣謗陷人如鄭戩之罪百分有一即乞伏刑都
市以厲邊臣倘以事體未明須合證辨即乞與鄭戩一
處下獄照對以明國典況臣十年之中三次左降至于
榮進本不繫心非為降着差遣方立此論只緣臣當聖
明之朝被此誣謗若不陳述雖瞑目銜恨九泉伏望陛
下察臣忠憤憫臣寃枉特賜盃降指揮干冐宸嚴臣無

任戰越俟命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雪石輅狀

右臣昨在涇原路竊見著作佐郎管勾本路機宜文字石輅為因於張亢初到任時曾言母在濮州欲求一京東差遣因便寧親其時張亢不曾允許後經隔數月因本路發遣年滿兵歸京遂差輅及駐泊都監司天監祗應人等各押兵士歸京及令輅因便催促京東州軍兵士衣賜輅因得往濮州寧親蒙朝廷差官勘罪法寺以

私罪定斷罰銅降充京西監當是時臣以方移差遣不敢為輅有所陳雪原輅所招情欵只是從初于張亢處欲求差遣因便省母張亢不即曽允許後來經隔數月方令管押兵士輅是文臣只有不合承受押兵之罪所定私罪即不曽會問到張亢狄青其時輅有無請屬之言若輅于管押兵士之時實有寧親之請於孝治之朝尚冀寛貸況追治舊日語言坐以私罪情實可矜今遇郊禮慶澤之後伏望聖慈特移輅一京東親民差遣及

乞改從公罪定斷臣與輅共事一年輅之操履臣所具悉如蒙朝廷移輅差遣及改定罪名後輅犯贓私罪臣並甘同罪不辭謹具狀奏

河南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集卷二十二

宋 尹洙 撰

奉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具銜臣尹某准中書劄子著作佐郎新差知蔡州確山縣事董士廉奏臣不公事奉聖旨令臣疾速分析詣實入馬遞聞奏臣今依准劄子内畫一分析如後

一韓琦尹洙起謀入界至好水川因任福妬功耿傅狂狷

致兵敗折數萬人尹某作閔忠辨誣文誑惑中外令李仲昌刻石掩韓琦惡今來尹某自知虛誑却毀棄刻石碑子

臣今詳董士廉所稱韓琦及臣起謀入界欲乞于中書樞密院檢詳陜西經畧司先奏攻守二策朝廷擇用攻策後來曾與未曾入界及好水川接戰因與不因起謀入界致得敗衂所有閔忠辨誣二文臣實有此撰述以勸忠義乞檢會任福等敗衂事及韓琦先繳進任福下

孔目官彭忠所收得耿傳親書署朱觀名誡任福令持
重文字與臣所撰二文照驗即知有無虛誑臣元不曾
令人刻石今據傳寫到本是乾州判官李師錫立石即
不是李仲昌欲乞會同本州因何人立石後來於何年
月日何人毀棄即知詣實兼臣見諸處尋求石本候尋
得別具繳連進呈次

一尹某在渭州專擅將官錢百貫入已使用并借官錢
與官員還債并支出軍資庫錢落下赤歷都轉運司程

戩曾差儀州華亭主簿王資磨勘見得侵欺官錢的實臣勘會渭州應係官錢及公使錢各有監主及文歷拘管乞下本州勘會及將臣任内公使錢文歷磨勘即見得有無欺隱所有借錢與人還債臣初到任為禮賓副使孫用曾于鄜延路在狄青手下使喚得力本人為自軍職授官在京借却人錢物遂與狄青各借與公使錢令本官于料錢内還納所有軍資庫自有通判録事參軍管勾臣即不知落下赤歷因依乞下本處勘會轉運

司差官磨勘得見何人侵欺後來作何發遣即得諳實

右謹具如前所分析顯是諳實所有臣先撰憫忠辨誣

二文今抄録粘連在前謹具狀奏聞謹奏

覆奏監察御史李京劄子狀

准河東都轉運司差官准勅取問臣前知渭州日借支

過銀錢事并連到監察御史李京劄子言切聞韓琦罷

樞密副使因董士廉疏論水洛城并處置邊機不當事

伏縁韓琦之過自尹洙始今琦已罷柄任洙則仍守舊

官人言藉藉于理未順雖聞已降指揮令尹洙分析又緣事與韓琦不殊切慮别有指說遂至紛拏兼聽知魚周詢相度回日繳奏到邊民被害之家指論尹洙文狀事甚明白欲望朝廷檢會魚周詢前奏并今來董士廉所陳其尹洙早賜處分所貴與韓琦行罰頗均方協衆望

右謹具如前臣已依應勑命供析前知渭州日依例支錢銀回易應副公用去訖臣切見李京上言雖聞已降

指揮令臣分析切慮別有指說遂至紛挐臣切詳故事御史得風聞言事既稱風聞則容有不實是以所言雖虛皆不及坐朝廷若以事狀顯明不須按覆即時裁處自繫聖斷御史所守則有職分若京之所陳雖增臣過惡萬端或乞加臣峻典于言事之體皆未為失唯不當慮臣別有指說乞朝廷便行處分且聖明在上若臣實有過犯必不徇先入之言曲加譴謫若的有罪狀豈容紛挐得令苟免况京所言初云切聞後云聽知則是未

能決信于已也未能決信于已而欲決行于朝廷其慼亦甚矣所賴聖慈垂察許臣分析事狀盡得辨明向若從京之言則賤臣被抑固不足論然上損治體亦非細事臣聞歴代用刑多有過濫列聖臨御未嘗獨任威罰及于一臣先朝建按刑之官凡罪無粗細悉以審究三代以還刑罰之慎未有如皇世者也今京欲用偏至之詞塞辨治之實此原或開人無所措臣謂上損國體者以此而言也京又云魚周詢繳奏到邊民被害之家指

論臣事臣不知周詢所言邊民縁何被害有無處所去
年臣累奏乞朝廷將臣與狄青廢罷水洛城因依令百
官集議及乞下獄對辨未蒙省察縁當時狄青自邊上
處置水洛城事回已有劉滬董士廉等隨行人傳言被
害人數甚多尋取責逐處並不見得放害之人其周詢
所言被害之家後來朝廷必曾體量安恤及必有居止
去處若果縁臣處置乖方致令邊民被害即後來轉臣
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此時京已任御史當極言論列朝

廷如察臣灼然有過即不當更霑恩命若引董士廉所陳之言不復推較切為過矣且士廉本非言事之臣只緣曾為水洛城事繫獄二十餘日以此挟恨掎摭雖忠信淳厚之人其言不免過實京待士廉果為忠厚之人亦當少原其情漸驗虛實乃欲朝廷盡從其言尤所未論京又言所貴與韓琦行罰頗均臣聞本朝執政大臣出入中外自有常制今琦加資政殿學士制書復有褒言君臣之恩未為不厚謂之行罰理所未安臣又聞言

事者主于言而已言之不從繼言之可也伏閤請對可也不然解避其職皆為得體若夫刑賞廢置乃朝廷大柄非言事者得專之也今御史既得風聞言事又欲朝廷不辨明而行罰是臣下進退皆繫于御史其權不亦過重哉嘗聞景德初河北轉運使劉綜上言供備庫使白守素武勇請正除刺史真宗謂近臣曰將帥有功烈狀以聞可也疇勞命秩自有常典綜何預焉監司之居外猶御史之在朝也真宗持賞罰之柄不欲移于羣下

聖意如此伏望陛下稽法先訓諮詢故典察迎合之言

草朋比之風則天下幸甚臣累蒙進擢班在侍從雖被

論疏若已就鞫劾即不敢與言事臣寮辨論曲直今蒙

就問不當專為申理以祈恩貸兼復建明事體庶裨聖

政伏望聖慈特賜省覧謹具狀奏

軍制

臣竊見諸路兵馬自來分與諸將則統制不一臨時差

撥則兵將不相諳練盖由節制不分名級未辨是以難

于處置臣聞有部分然後有號令有號令然後有賞罰令部分未立號令何由而起賞罰何由而施以此用兵從古未有以臣愚見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號令行而賞罰明今略定軍制件析如後逐路大將一人

本路兵馬進退戰守皆專制之敗衂則任其責

副貳一人

大將所制之事皆佐之敗衂則從坐

列將十人

分掌本路之兵步騎相參大率以五千為准不必定其數大將量其才而授之任所主之兵其進退即禀命于大將一軍之勝負大將上其狀而賞罰之本路處置即皆不預

隊將五十人

每列將一人各給隊將五人所主隊兵之進退皆禀命于列將

右臣所畫部分今畧定名級伏乞朝廷講議節制頒下

諸路仍乞不許臣寮上言所貴上禀廟畧謹具狀奏聞

鬻爵法

臣前次上殿奏乞召募邊兵其閒令要例物及修葢營房須有所費竊慮三司未能應副臣欲乞朝廷創定鬻爵之法司封出空名爵牒散下州郡人入粟授爵今定爵二等

第一等爵許畜女使許使渾銀飲食器凡欲授第一等爵者如元係州府縣鎮城郭等户即入粟一百

石如不係户等即入粟五十石

第二等爵許以金珠為婦女服飾如犯公罪許贖凡

欲授第二等爵者入粟五百石

右入粟每百石令入錢三十貫令臣約計授爵之數可

得十萬家通兩等之數當得錢三百萬貫專充召募邊

兵乞不別有支用其未有爵之人除士族別無禁制外

舉人曾經鄉貢并州郡牙校職員京百司人吏並與依

第一等爵例將來諸州仍乞立近限如不願授爵者即

任便變易若限外有陳告並違科制之例其畜女使及銀器者賞錢三十貫所畜女使放從良銀器没官所賞錢並以犯事人家財充内婦人無男夫及男子十五以下即不許人陳告所定爵名并更有合條約事件乞下中書門下參酌施行

獲首級例

一諸處軍隊或五十人或一十五人或不及二十五人為一隊共獲賊首一級擒生同下皆准此

依賞格所給第四等賜分與一隊將士如獲級五分以上並以田戰元數為定不除輸折數下皆准此

即全隊並與第五等轉

一管押軍隊人員十將以下差管押十人已上並同即游徼或為奇兵亦依軍隊例下皆准此

不滿五十人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五級與第五等轉五級加一等其獲二十級雖輸折相等亦第五等轉所管不滿百人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七級與第

四等轉七級加一等其獲三十級已上雖輸折相等亦與第五等轉百人已上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十級與第五等轉十級加一等其獲四十級已上雖輸折相當與第五等轉二百人已上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十五級與第五等轉十五級加一等其獲五十級已上雖輸折相等亦第五等轉二百人已上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二十級與第五等轉二十級加一等其獲六十級已上雖輸折相等亦第五等轉

一管押軍隊使臣即閤門祗候已上如所管不滿千人並依此
所管不滿三百人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十級與五
等轉十級加一等其獲三十級已上雖輸折相當亦
第五等轉所管不滿三百人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
十五級與第五等轉十五級加一等其獲四十級已
上雖輸折相當亦第五等轉不滿五百人殺獲與輸
折相當外獲二十級與第五等轉二十級加一等其
獲五十級已上雖輸折相等亦第五等轉不滿千人

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三十級與第五等轉三十級加一等其獲六十級已上雖輸折相等亦第五等轉

一主兵官員所領千人已上供奉官已下所管千人已上依此例

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五十級與五等轉五十級加一等其獲一百級已上雖輸折相等亦第五等轉所領

三千人已上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一百級與第五等轉一百級加一等其獲二百級已上雖輸折相等

亦五等轉

一使臣軍員親自用命有所斬獲所管將士别無輸折

或輸折相等者與第五等轉如有輸折不及所得者

只給第四等轉即遣主將令取首級者自依軍法餘皆准此

一如得主將命專取某人而能殺獲者與第四等轉

一殺獲賊中首領者與第五等轉如近上首級即與加

等轉若加至第三等即本管人員亦與第五等轉若

加至第一等即全隊及本管人員使臣並與第五等

轉

一軍陣所獲一百級須轉折相等已上除計首級合轉

人數外别許酬奬得力軍員使臣共三人凡百級加

三人其十将已下倍此數

一應非軍陣合戰有所斬獲者一級與第五等轉一級

加一等所管使臣人員依軍陣例

河南集卷二十二

河南集卷二十三

宋 尹洙 撰

議攻守

夫西戎之弗庭久矣自繼遷盜起羌胡覆没靈夏四州常嚴兵戍秦民困於饋輓然國家以生人為念誠乎黷武不愛七州之地委以旄鉞之重俟王許其世及金帛豐其歲給恩賞既厚虜志益驕盖嘗有恭順之心修職

貢之事含容豢養四十餘年迄於胡雛遂肆逆節自今春朝廷選命將帥分守邊郡轉輸兵甲修峻城壁三秦之人已聞騷動苟宿兵塞下曠日持久守禦之備雖嚴供饋之力必屈此則方今自守之害也若興兵度磧虜必遠遁求戰則不可得欲歸則為所乘此又蹈至險之師也切計為元昊之謀者不過中國外叛之人與北方桀黠之虜耳彼知中國重於出師利在守境教元昊以輕騎擾我耳今若疏爵賞以招其酋豪舉大軍而覆其

巢穴弔河湟之黎庶復漢唐之封略可計日而得矣若徇悠悠之談以太平既久兵不可動但執保邊之說使邊城將帥擁重兵據堅壘人人為自固之謀臣恐數年之後財匱力屈恐朝廷之憂不在元昊也謹上

用屬國

昔漢發羌胡之兵吏郅支之壘唐出迴鶻之師平幽陵之叛前世得屬國之用者多矣乃者𠮷渠旅拒方議問罪而喎厮囉首輸誠欵請加討伐陛下講柔遠之略嘉

悰獻之意爰詔有司撫納其使特假將鉞之重委以專征之任金幣溢於穹居官爵延于渠帥此誠得乎漢唐用兵之意矣然西戎貪而無恥不可待以誠信况唃廝囉頃在先朝僻處西裔自恃甲兵之衆復信立遵之祆嘗抗章陳請冀復舊號犯我亭障及天水之境自為曹瑋所敗殺戮過半遂竄跡荒服幾三十載今者祗屬聖德迴首面内當於制馭之道思適權宜之要昨聞專遣使者來告戎捷率多兵仗之類曾無俘馘之獻舊傳唃

厮囉之牙去平夏僅三千里彼嘗與大邦為讎豈有一朝翻為朝廷悉力而伐叛哉恐未得其成效徒市虜以徼利耳為策之要莫若擇朝臣之有材略曉機事者由吐蕃使于迴鶻察其情偽而與之為約使其出兵俟有所俘斬然後計級以金帛賞之西戎之性貪於財利理當奮命凡賊之入寇利在剽掠若敕邊郡險其走集遠其斥候使賊至野無所得城不可攻而覬覺蓄鋭發機擊之蔑不克矣保塞羌胡亦不減七八萬保塞羌胡謂折李三族及

明珠白馬部落之類常若邊臣之侵漁故屢有翻覆宜申敕鎮戍厚加撫馭賜堅甲絮衣利兵勁矢命諸將監護使分路進討彼救左則攻右救右則攻左賊必疲於奔命且彼進無攻刧之利退有牽制之患數年之間兇黨必潰則可係大憝而戮藁街告成功而薦祖廟矣謹上

按地圖

昔始皇之謀六國銳求督亢之圖充國之制西羌首上金城之畧漢光武每議發兵先按地輿唐賈躭號為名

相亦以華夷著稱則知圖諜之興歷代為重國朝自繼
遷之叛棄磧西之地享祀已遠圖書亡逸故其道里之迂
直山川之險易世人罕有詳悉者元昊以七州之地兼
黨項之衆計其兵不過十餘萬而僭竊大號敢抗天威
必須分兵境上張攻城畧地之勢以備王師之誅討今
傳聞沿邊諸州皆有賊兵抄掠且北起天德西盡儀渭
合環十餘郡皆壓賊境賊兵不十萬不能布列諸路則
其勢亦分矣朝廷圖任詩書之將調發精鋭之卒副以

屬國羌胡邊城射士塞上之兵不下二三十萬然而限以流沙之阻山川之遠莫敢進軍故未能拔朔方之城䤋元昊之首使其游魂於疆埸之外者幾一年矣近者王文恩潘湜失利皆以不知山川險易為其邀擊此不按輿地之失非戰士材武之劣也昨聞屯田員外郎劉渙曾進西鄙地圖頗亦周備平夏圖諜秘府及民間當有存者伏望博加求訪命近臣參較同異形於繪素而頒之於邊將俾其見利則按圖而出師冦至則分兵而

守險此禦戎之急務也惟陛下留意焉謹上

制兵師

夫制軍詰禁有國之大事忘戰必危聖人之至訓故秦人以極武而喪天下穆宗欲銷兵而失河朔則軍旅之際繫强弱之本可不務乎昔在上古井田之賦詳矣降及漢唐亦調民為兵唐自天寶之亂法制始紊於是四方諸侯皆聚重兵以自封植五代不經粤有黥涅自兹為兵者不復知農耕之事惟坐衣待食仰給縣官因沿

相襲迄今不易國家誕受天命光有萬國太平之運垂將百年然而倉廪虛竭無豐羡之畜百姓凋獘有愁歎之聲究索其原皆兵之害計今四方廂禁諸軍殆至百萬其不可用者且半則冗食耗國固可知矣居常無事之際誠難更張今朔方不庭邊鄙聳動且契丹與元昊舅甥之族壤地相制勢同輔車義必連衡朝廷亦當虞北方之變而預為之防今禁衛重兵盡戍西鄙若北方伺隙竊發為患不細方今之宜莫若於秦晉趙魏齊魯

之間置土軍三十萬度州縣版籍丁民之數而分其部伍擇閭里富强武力之人而列為將校每歲農隙督之講肄舉漢世故事命郡將臨試且農人勤力率皆壯健既隷戎籍服於訓練不日則盡為精兵無事則俾之力田有警則發之禦寇縣官無尺帛斗粟之費而享富國强兵之利矣夫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今因西夏之釁而制軍旅之法此其時也在陛下施行而已臣料北人之計以為元昊之叛若數年之間兵革不解國家士馬

疲於西鄙物力困於中原則必恐擁衆渝盟求逞其欲令若按民籍而料兵當農閒而講事武威震於外財用豈於内雖使冐頓復出結贊載生亦無以施其暴若以軍戎之事重於更張則宜分遣使臣盡選廂軍之伉健者配隷禁旅仍詔郡國罷募此輩玆亦豐財節用之一術也前史有制人之談孫子著伐謀之說在於此耳謹上

河南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河南集　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附録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邱卿雲

河南集卷二十四
宋 尹洙 撰
申揀選軍馬狀
據前益州司户王緎相示一書稟其書託宋察推上呈內一事說邊卒年六十以上退在近地似有可采昨日見龎待制言邊郡其贏弱馬宜令內地飼養酌此二說欲令延州第馬作三等上等留禦邊次等鄜州下等河

中並且飼養候馬肥却令往延州候到逐處揀選內軍人有武藝者別配與馬便令却赴舊處若在延州便令換馬恐人人來換好馬其步人年六十以上便令在河中駐劄不令在鄜州者慮以鄜州所屯皆弱兵騎軍專以馬步人專以年貴不相礙不拘人數令人員分處管係因此可以分延州大將來兩處事體似允既有所聞便合陳啟可否乞賜裁酌

中軍前事宜狀

右涞自今月十六日見西路巡檢探報到昊賊事宜賊

衆見在大王井長城嶺牛羊柏井鼠寨等處共約十一萬續又探到賊衆於十五日過長城嶺來不知人數尋却回舊處若洓體問到上件地里並屬宥州與保安軍相接本州已牒都監朱供備赴保安軍駐劄十九日已起離去訖切緣今來趙部署在金明張龍圖又不兼本路軍馬公事切慮緩急賊衆侵擾臨時處置事無統一

伏乞速賜詳酌别降指揮

乞招清邊弩手狀

右洙近會問到同州近准樞密院劄子添招本州禁軍
支例物錢十貫文廂軍支八貫文其禁軍别無軍額亦
無等仗未曾添招者以某所見本州見今於本城諸軍
揀到清邊弩手准宣命依保捷請受其保捷屬侍衛步
軍司續是就糧禁軍即清邊弩手亦合係步軍司禁軍
名額欲乞下本州依樞密院劄子內所支禁軍例物添
招清邊弩手依上京第三等人材五尺二寸已上或不
以人材尺寸只試踏弩力及兩石已上少壯者招充所

有廂軍例物會問到同州元只支錢四貫文今恐添錢太多只支錢六貫文貴得允當乞賜裁酌指揮仍乞遍下陜西諸州施行伏候台旨

申鄉兵教閱狀

一近降指揮内有所管指揮多少及人數不定去處即不拘指揮人數多少各均分為三番須管於一季中教遍切慮諸處只就人數均分臨時併合在别指揮或别都分不就本轄將校一處教習難以整肅欲乞三指揮

以上並就全指揮教閱只如有四指揮處兩指揮作一番餘兩指揮各為一番指揮更多併依此例其兩指揮處即以一指揮作一番餘一指揮分作兩番並就全都教閱更不均分人數只有一指揮者亦依此例

一月一替一年得三箇月教閱所貴均平或只定作三番於一年内擇三箇月農忙之際免教亦不廢三箇月教閱之實

一體問同州第四第五等人户多無弓弩當教閲時逐旋借用雖有指揮官中量給錢數又緣只支得五七百文今問得弩一枝錢一貫五六百文足弓一張錢七八百文足大率家貧少錢添助其間人材甚有少壯者似此教閲恐不精熟某欲乞應係第四第五等人户如情願投清邊弩手者與免本户下弓手其第三等以上不得免放

中和雇人夫修城狀

一昨日曾聞欲和雇人夫修築延州外寨某以謂虜衆壓境必無應募者若率富民自募則取庸過多加之預借庸直方有往者既役之後一聞虜衆虛聲必紛然潰散既無姓名收捕須合富室再募恐奸猾太幸大族重困不若令鄜州和雇人夫或添富室自募既非遠役則雇直有限兼應募者必衆却那鄜州兵夫往諸寨應役似得允當

一金明所駐兵士將合請口食二升半細計到白麪一

斤半若作麪餅三箇充一日食衆必大便遂即日依舊令火頭煎湯倀食即恐磨户只磨官麥即白麪大貴也斟量所磨之數官收其半庸又給與麩則磨户無較若以麪數少即令間日或三日一次令請白米其次來軍行非次除口食合散餱餬數目並依舊例支散即不以此充數或有疑難者乞曉示諸軍兵士情願請口食白米者亦聽則衆情可知兼令此後常作准備每遇軍行各給與三兩日食免至途中作飯或聞寇至則不暇食又省

得預辦軍儲則致不虞

與延帥論事狀三首

前日洙所論事退思有所未盡謹具條陳如左一所論保安城主𥨸雖不聞其威名亦未詳其綏御何如耳今虜衆壓境守將非大不善則不當更置且當以材者輔之茍輔之者堪其事則代之不為晚大凡敏於事者使之臨郡縣布威樹化即日而民洽者有之若要審上下之情偽練守禦之要害軍須物數周知無間雖使朞月

猶恐未盡今虜之來朝夕不可料恐新者雖材而不暇施為舊者或練習而不擾也

一事所論為將恩威沬謂恩貴於周威則懲一而警百也昧者或反是樹恩以私於人故人有竊議厲威以束其下故怙怙交怨蓋任於威而偏於恩也撫循以示恩則衆無不洽號令以申威則犯者獨誅如是法且立而怨何由興哉又聞用刑寧失於重不當失於疑昔張尚書王文康在蜀犯盜者多死失於重不害也傳聞曹武穆

嘗用人言誅一治舍者以其誹謗語又近日范振威重罰優人謂其慢已此二者人或疑其罪武穆至明振武至怨及其以疑而用刑則人皆疑其罪故不若輕罪而加重辟也

一事虜聲言取劉懷忠近又率衆過長城嶺却還故處雖候者未必皆實就如此言恐虜勢稍東且保安城堅今承其聲又益以朱吉戍兵三千虜若果來使胡劉二族附保安不與之速戰稍進金明之師以為聲援則虜

未有得也所慮者虜前以數萬攻承平許懷德以數千兵往援虜不測而遁後知之必咎前策

秦州申本路招討使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秦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洙奉台旨與崔懿同於寨北約五里以來標立堡子今月某日與崔懿將帶手下兵士等到彼中立標竿次不謂蕃賊於谷内揚塵挑鬬某與崔懿商量令寨户向前體探其寨户等被蕃賊䠶惹鬬敵崔

懿慮恐傷折着寨户尋領手下兵士向前救應亦是被
蕃賊兠惹鬬敵崔懿尋令人於某處告急某尋令指揮
張某量帶兵士往前策應良久亦是兠惹抽退不得某
又慮傷折着兵士尋部領手下兵馬向前救應其蕃賊
見某兵士向前鬬敵即便敗走殺下蕃賊不少遂旋拖
拽去砍倒人頭若干搶獲旗鼓若干件燒蕩却族帳若
干座所有某等即元不奉招討指揮領兵破蕩作過李
宫族帳只是奉指揮於寨北約五里以來採立堡子不

謂被蕃賊㲲惹又恐折傷着先去寨户及續去崔懿手下兵士所以向前救應乘勝趕趂十五餘里指使張某燒蕩却上件族帳所有某手下兵士有虎翼等三十五人傷中謹具狀申聞

河南集卷二十四

河南集卷二十五

宋 尹洙 撰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右洙今相度到瓦亭寨地形窄隘兼本寨四面俱無戰地若駐大兵在彼如賊馬入寇以至卻回雖見得可以襲逐又縁地勢難以出兵若賊馬自涇陽谷入來倒把定彈筝峽路則彼處兵馬進退不得兼回頭時或卻往

涇陽谷去亦無由扼其歸路以此駐劄大兵不為穩便自本寨以西直至師子堡以來盡在谷道及兩面來路頗多俱非控扼之處今路行道安國鎮堡下面大川內西控瓦子亭大路北當涇陽谷口自來本鎮雖有城壁又却在南坡上絕然高峻裏面又無人户居止其居民皆在城外城下居住去年盡遭燒蕩今欲於上件大川內修建城寨一所將來如遇賊馬入寇即將昨來預議指揮部署下瓦亭兵馬却移在此處即東西北三面俱

出得兵馬如未欲出戰即足為諸處聲援堅壁持重遏其奔衝如見得賊勢可以襲逐即自據勝地排布軍馬兼分擘游兵照管得北原上賊馬來路所有接應鎮戎德順兩處雖比瓦亭遠着四十里其如不拘困却兵勢可以遠作聲援況鎮戎德順城壁堅固逐處戰守兵數與舊不同若且合固守即不妨分擘奇兵接次應援設使部署兵在瓦亭駐劄雖與逐處相近亦不可輕出大兵此以利害分明令寫畫到地圖并計科到工料狀一

本謹具狀申宣撫使

申四路招討司論本路禦賊狀并書

一沿邊弓箭手自來每遇賊馬入寇並各潰散葢緣逐地分各令守把多者不過一二百人當苗稼成熟之際些小抄掠足能禦捍若遇賊兵大至則必至逃潰况今來已是正月則未能卒破求戰則不與之較既勝負未分必無深入奔衝之理如使弓箭手及巡檢兵士防禦守把若非迎戰敗衂則必望風驚潰自然城壘震懼大

軍喪氣此亦取敗之一端欲乞更下降指揮諸處於邊壕守把防禦所貴不致敗事

一將來賊馬若的然於秦鳳路寇掠本路除合差那兵馬救援外緣山外與秦隴地里相接本路部署將帶兵馬赴德順軍駐劄及差那驍勇將士與山外巡檢劉滬同於靜邊准備賊兵頭回覓便邀擊却令見令彭陽城駐一將軍馬赴瓦亭照應洙上覆招討侍郎日近邊報益多慮恐必來入冦洙輒有所見軍行利害數事雖與部

署諸官熟議皆合縁皆是出戰官員令所議持重不戰即難爲連署謹附管勾機宜石輅詣節下乞賜詳酌早降處分

分折公使錢狀

准公文准都轉運司牒准勑據陜西都轉運司體量到洙前知渭州借過軍資庫錢銀等取問洙曾與不曾於省庫内支借着錢銀作何使用自後曾與未曾交還其逐件招承文狀者

右具如前洙先於慶歷三年七月內奉勑差知渭州到任後取索到前知渭州王沿已後支用公使錢體例計度每年合使錢數及勘會到本州見管指揮使臣及都虞候已上共六十餘人主兵官旨及通判職官叅謀等近二十人共八十餘人逐日例破常食約計錢共七貫每月計二百一十貫逐月五次聚食一次張樂共約錢三十貫文每季一次大排管設軍員約二百貫每次專使撫問或教場內軍員喫食官員射弓及添助造酒糯

米并節辰送物逐季又約一百貫文每季都許使錢一千貫文依此約度每年合用錢四千貫文王沿在任時支公使錢三十貫後來除依王沿例別給米麥外只支錢二千貫勘筭每年合少錢二千貫洙遂訪問勾當官吏等所少錢作何出辦其人等自言並來於諸處回易可以得足洙遂體問到前來張亢在任日并隣近州郡涇州鄭戩慶州滕宗諒將銀往西川收買羅帛及買上京交抄并令人解州搬塩計三處回易鄭戩亦將銀於

西川及秦州收買羅帛并買上京交抄亦是三處回易即不令人於解州搬盐洣相度得差人解州搬盐委是不便其西川又縁地遠難以差人往彼只可於秦州買物及上京交抄兩處回易其勾當人兼言將銀入西川則利息甚多若只於兩處回易恐支用不足洣即不曾聽從兼體問得諸處及本州自來並是於軍資庫或隨軍庫支撥係官錢作本回易有此體例洣以本州除逐季請撥公使錢外别無不係省錢若不於官庫支借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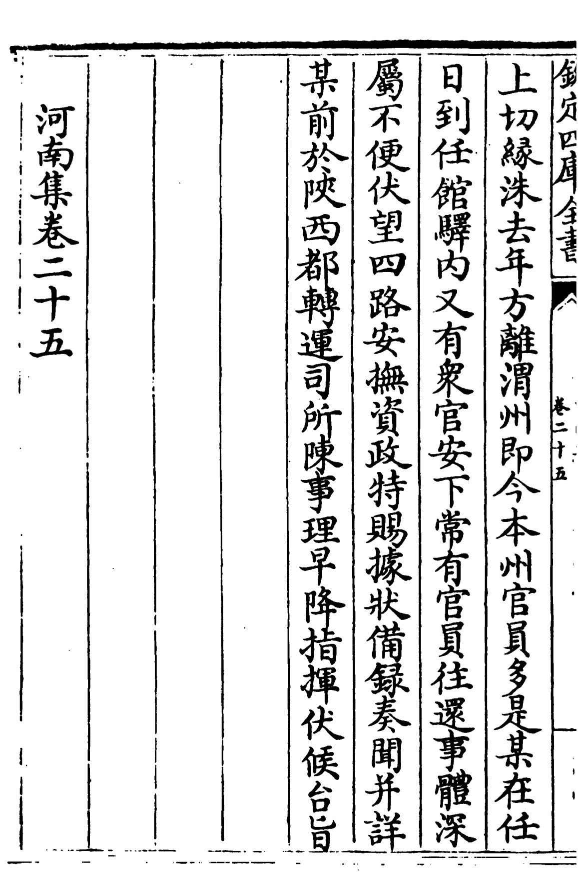
無由得錢回易實曾遂度印押頭子委勾當人於軍資庫支借錢銀往秦州回易及收買上京交抄並係公用庫亦歷支收知州通判監官諸人即不一一記得貫佰兩數及支出月日今看詳陜西都轉運司奏狀稱借出錢二千貫銀五百兩委是洙在任日借出是實兼洙記得只一次令人將銀往秦州收買羅帛一次令人將交抄上京其秦州羅帛即是洙在任日買到令勾當官員使臣依市價賒賣與諸色人其上京交抄回買到物帛

即是洙離任後來有狄青程戡王素相繼知州即不知於何人任内賒散與人兼陜西都轉運司已磨勘到見欠錢人計二百七十九户即是已見得錢數歸着今乞令渭州勒勾當人分析洙在任日所借到錢銀回易到物色多少是元借本錢多少是到利錢若干於洙任内收係若干於後來知州任内收係其軍資庫元備出本錢及銀於是何年月却於本庫送納即見得交還與未曾交還又緣洙於慶歷三年八月内到任九月後便值

西界事宜緊切洙與主兵官員逐日隄備略無暫暇雖累准朝旨令凡有管設不得減削及許令回易洙只是委管勾使臣官員及公人等一面主管回易及支收使用其買到物帛亦不曾親自點檢所有上項分析每年合使用錢數並是小作約筭計仍乞取洙離任後逐月所支過公用錢數細定月分與洙所約度到費用數目比類方見使用的數所分析前項事理並皆詣實謹具狀申河東轉運司謹録狀上

申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於乾華州聽候朝旨狀

某自潞州貶赴渭州制勘院照對公事至永興軍經陜西都轉運司陳狀為先曾知渭州涇州將來奏案後若在邊上州軍聽勑切慮於事體不便及邠州永興軍又是前兩府知州亦難以在彼欲乞於乾華州聽候朝旨如該合收禁亦乞依條貫施行自後即未知都轉運司曾與未曾聞奏洙已於六月十日蒙制勘院責保送渭州居住見在館驛内下安置至伺候勑命須是一月已



上切緣洙去年方離渭州即今本州官員多是某在任日到任館驛內又有衆官安下常有官員往還事體深屬不便伏望四路安撫資政特賜據狀備録奏聞并詳某前於陜西都轉運司所陳事理早降指揮伏候台旨

河南集卷二十五

河南集卷二十六

宋 尹洙 撰

五代春秋

梁太祖

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汴州為東都改京師為西都五月李思安帥師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

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東都征潞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月晉人救潞州破夾城遂改澤州六月戊申淮南張灝弑其君渥吳人誅張灝秦人來寇雍州同州劉知俊敗秦師于幕谷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丁丑帝西征次陜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朗州殺雷彦恭

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祀上帝于圜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知俊伐秦克鄜坊丹延四

州五月巳卯帝還西都殺雍州王重師六月同州劉知
俊叛附于秦辛亥帝西征次陜州劉知俊奔秦幽州劉
守光伐滄州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
亥帝還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援晉州晉人還師十一
月甲午帝告謝于圜丘秦人來侵靈州陜州康懷英侵秦
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鄴王紹威薨八月晉
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陜州九月巳丑帝還

西都十一月趙王鎔甍定州王處直附于晉王景仁帥師北討次于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趙人定人戰于柏鄉景仁師敗績晉師圍邢州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王隱甍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

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棗強進次蓨縣

圍之晉人救蓨帝還師滄州張守進以地來歸四月己巳帝遂幸東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都薛貽矩薨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弒逆帝崩于寢殿殺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攻河中晉王救河中

末帝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彥章帥師侵晉攻楊劉晉王救楊劉彥章及晉王戰彥章師敗績十二月賀瓌殺謝彥章賀瓌及晉王戰于胡柳陂晉師

敗績是夕再戰瓌師敗績晉人遂取濮陽邠州李保衡以地來歸

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為柵三月兖州張守進叛附于晉四月賀瓌帥師攻德勝南城不克八月王瓚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兖州誅張守進十二月王瓚及晉王戰于河曲瓚師敗績

六年春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六月劉鄩帥師圍同州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晉李嗣昭戰鄩師敗績

龍德元年三月趙人張文禮弑其君鎔四月陳州友能反師圍陳州七月友能降赦之八月晉閻寶帥師討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于戚城思遠師敗績定州王處直為其子都所廢

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晉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八月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存審克鎮州誅張文禮

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鄆州

五月王彦章帥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晉師棄德勝

北城保楊劉王彦章圍楊劉不克八月段凝帥師侵晉

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彦章帥師敗于

中都彦章殁于師晉師迫京師戊寅帝崩于建國樓下

後唐莊宗神閔皇帝

同光元年四月巳巳帝即位于鄴都十月戊寅滅梁巳

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京師誅潞

州李繼韜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巳巳帝祀上帝于圜丘四月秦王茂貞薨盜據潞州五月克之十一月癸卯帝畋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三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故城庚辰帝還京師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趙光胤薨大旱秋大水七月皇太后曹氏崩九月皇子繼岌郭崇韜

伐蜀十月葬皇太后于坤陵十一月蜀王衍降

四年正月皇子繼岌害郭崇韜于蜀帝殺弟存義及李

繼麟二月康延孝據漢州拒命盜發貝州陷鄴都李嗣

源師師討鄴都三月任圜師師克漢州誅康延孝李嗣

源入于鄴都殺王衍乙丑帝幸汴州次中牟李嗣源入

汴州帝還京師四月丁亥朔郭從謙弑逆帝崩于絳霄

殿

明宗仁德皇帝

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即位甲寅改元七月葬莊宗
神閔皇帝于雍陵殺豆盧革韋説八月乙酉朔日有食
之十月契丹盧文進以衆來歸
二年二月誅郭從謙三月荊南高季興叛附於吳盧臺
戍軍亂房知温討平之十月帝幸汴州戊子還京師汴
州朱守殷拒命己丑帝至汴州誅守殷安重誨害任圜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帥師
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於唐河幽州

趙德鈞敗契丹於府西九月誅温韜段凝

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崔協

薨二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七月誅毛

璋荆南高季興順命赦之

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於圜丘改元九月東川董

璋拒命石敬塘帥師討璋十二月楚王殷薨鄴國公仁

矩薨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衆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一月

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六月河決衛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川誅董璋京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湖南馬希聲薨

四年四月夏州李彞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不克八月皇子從榮為兵馬元帥十月赦李彞超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於雍和殿

閔皇帝

長興四年十二月癸亥朔帝即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盜殺安州符彥超二月鳳翔從珂拒命王思同帥師攻鳳翔不克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王思同歿於師康義誠以師叛戊辰帝遜於衛州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戊寅帝崩於衛州

河南集卷二十六

河南集卷二十七

宋 尹洙 撰

五代春秋

後唐廢帝

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於徽陵八月蜀王知祥薨九月契丹冦雲州

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月閩王延鈞薨大饑

三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帥師討河東鄴都軍亂逐劉延皓范延光帥師討平之九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達及契丹戰於城下敬達師敗績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戊申帝北征次懷州延州軍亂殺楊漢章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達以晉安叛於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逼京師辛巳帝崩於玄武樓

晉高祖

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宫降制改元閏月庚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鴈門以北地賂少帝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於鄴都八月高行周克襄州誅安從進大蝗十一月葬高祖皇帝於顯陵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青州楊光遠叛附於契丹契丹入寇大饑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陷貝州乙酉帝北征次澶州契丹

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於戚城師敗績甲寅帝還東京
六月復樞密院河决滑州七月改元八月閩人朱文進
弑其君延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丁巳楊光
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丹入寇大饑
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祁州杜威
及契丹戰於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東京八月
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十一

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中渡杜威叛以師入於契丹皇甫遇歿於師相州張彥澤冦京師彥澤殺桑維翰

四年正月帝遜於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彥澤癸卯帝遜於遼陽

漢高祖

元年二月帝即位於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德光遁歸死欒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殺郇公從益

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閏七月鄴都杜威拒命八月越王弘佐薨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於萬歲殿

隱帝

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貞拒命盜以京兆叛附於守貞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月王景從以鳳翔叛附於李守貞郭威帥師圍河中越人廢

其君倧十一月殺李崧壬申葬高祖皇帝於睿陵

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塞五月京兆降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貞十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

三年二月初舉樂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楊邠史弘肇王章鄴都郭威舉兵向京師澶州李弘義滑州宋延渥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彥超帥師及郭威戰於劉子陂帝親帥師敗績侯益

焦繼勲叛乙酉帝崩於師郭威入京師軍大掠乙丑皇太后令立子贇馮道往徐州迎贇誅蘇逢吉劉銖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還師壬戌威入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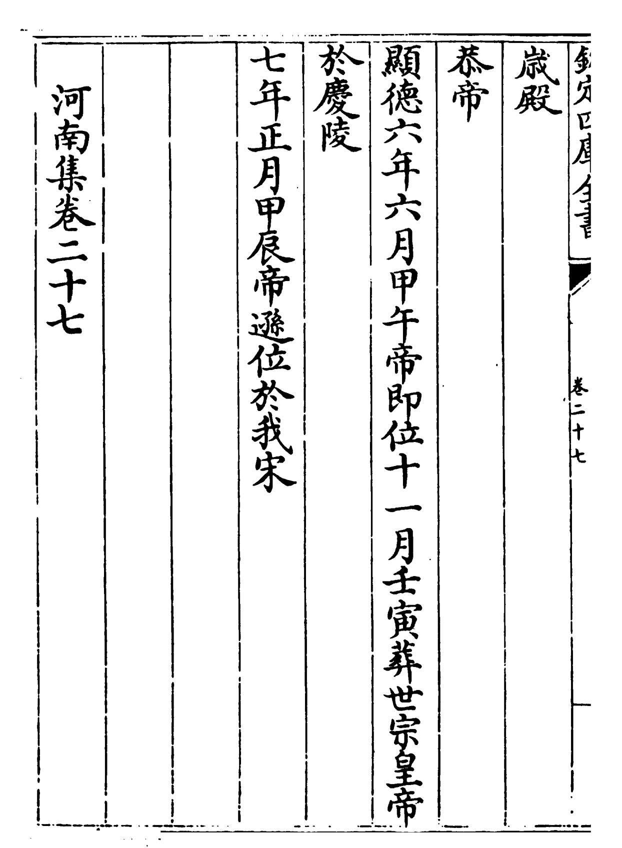
師楚人馬希蕚弒其君希廣王峻弒湘陰公於宋

周高祖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葬漢隱帝楚人殺希蕚十月吴滅楚十二月兖州慕容彦超拒命

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次

兖州城下乙亥克兖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征九月契
丹入冦朗州劉言逐吴人復楚地
三年正月以户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十二
月誅王殷
周世宗
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帝即位
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漠三州來
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帝崩於萬



歳殿

恭帝

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皇帝於慶陵

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於我宋

河南集卷二十七

河南集附録

本傳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絳州正平縣主簿調河南府户曹參軍遷安國軍節度推官知邵武軍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縣民有女幼孤而冐賀氏産鄰人證其非是而藉之後鄰人死女復訴請所籍産久不能决洙問

以若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二年賀死而賀妻劉為户詰之曰若五年始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以薦得召試為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貶范仲淹牓朝堂洙自言與仲淹有師友之義乃請罪於朝落校勘復為掌書記監唐州酒稅時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為武備不可弛於世丁父憂服除復為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為經畧判官後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為經略安撫使仲淹

韓琦副之復以洙為判官又詔竦等議攻守計乃具二策令琦與竦詣闕奏之加集賢校理上命用攻策遂趣延州謀出兵仲淹持不下還至慶州會任福已敗於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鋭卒數千趣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隨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者洙以傅文吏無軍責而死行陣被誣作憫忠辨誣二篇未幾轉洙知秦州辟通判州事加直集賢

院上疏曰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簒晉為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説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責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為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

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彊大之隣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虜叛命四年旁塞苦數擾内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乗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寛大未有能遠過者也然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

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耳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垂信於下也異時民間聞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皆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絀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

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降旨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内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乎息矣伏惟陛下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改太常寺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畧公事會鄭戩為陜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為前此屢困于

賊者正由城塞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鄭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召滬再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令狄青械滬士廉下吏戩論奏不已于是徙洙慶州而卒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士廉詣闕上書訟洙乃遣御史劉湜就問獨不能得洙罪止坐假公用錢與部將孫用及私自貸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孫用昔本軍校嘗自京師取息錢至官不能償洙與狄青惜其材

可用遂假公使錢使償之徙監均州酒税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洙内剛而外和與人言必極辯其是非遇事無難易勇於敢為至前世治亂沿革之變靡不該貫人有疑難不能通洙為指畫講解皆釋然自得尤長於春秋文章自唐宋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始為古學天聖初洙與穆脩大振起之有集二十七卷子構杶其兄源亦以文學名於世終太常博士

墓表　　韓琦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諠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文化始以材行興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决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葬其父河南今為河南人公幼聰明善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質古今開判疑滯問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户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

陽縣時天下無事軍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為妄人公乃著敘燕息戍論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時夏人寇涇原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為專從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乘葛帥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鋪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

宣徽使鄭公為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滬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與滬於章州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渭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當賊人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

戩已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仍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順德軍攝滬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戩比奏本道沮滬等功朝廷卒薄滬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馬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歷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河陜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為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

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日盜錢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於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於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訟牒至南陽

訪醫藥疾草對賔客妻子無一慼言整冠帶盥濯怡然
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歴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
慈仁内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
顔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
變也在軍謙節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
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罷去則人
思之文章自唐衰歴五代日淪淺俗寖以大敝本朝柳
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

穆叅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追三代者公之功爲最多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勒兵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保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叅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今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慷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

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氣奪百計避脫雖
以富貴誘之猶捍臂而不顧余居邊久閱人多矣如公
挺然忘身以為國家者天下知有幾人今以某月日祔
葬先塋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者
莫如公余已為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
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本末為最詳其敢
以辭既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於墓曰
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

義兮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兮尚一歸於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於邪徑故公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嗣人之蒙慶

祭文　韓琦

維慶歷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之靈嗚呼師魯惟君

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窺如材之美無用不宜仁義之勇過於虎羆疑眛之决審乎蓍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學者翕從聖道乃東名重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深者非余而誰伊昔夏人擾於西陲余忝兵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余往君隨晝籌夜畫忍睡忍飢星霜矢石勞苦難巇凡四五年心憊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勤進督渭師懷敏之後破壞創痍君能盡力補綴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衆心熙熙保邊

務實恥於妄為不合小人乃啟禍基易慶晉路奔命何
疲輸忠抗論伺者乘危君前在渭屬防秋時以公廨緡
貸其偏裨俾償宿負免于典彝月取其俸送官勿虧且
責効命投死無疑職此抵罪竄斥流離衆謂之冤君甘
如飴自隨從均帝方念兹奈何窮山感疾無醫君决不
起指鄧而馳范公大賢來記孫遺謂無怛化言色怡怡
忽整衣冠盥滌莊衹憑几而逝衆皆歎悲范公之書其
説如斯嗚呼哀哉彼蒼冥冥莫可究推賢者胡惡動與

乜奇不肖胡佑坐來福禧以道而乜死為人思以幸而福生為人啞在君所得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與君義雖朋執情則塤篪葬不執紼奠不捧巵使我大恨痛切肝脾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嗚呼子期尚饗

墓誌　　歐陽脩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盖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

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户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詔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

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

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行間故其論議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且詳其為兵制之説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伏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

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

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共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客石可朽銘不滅

論尹師魯墓誌　歐陽脩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

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茍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學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使在陜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

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矣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以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有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

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士夫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寃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銘云文不合不講德不得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

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置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茍合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

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顔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盖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祭尹師魯文

歐陽脩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隣嗟乎師魯世之惡子者之多而未必若愛子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訴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一作出

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死亡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胷自予云逝善人宜哀至于窮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殁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予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罇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乞與尹構一官狀　歐陽脩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為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幼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寃枉特

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孫㓜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搆年方十餘歳惸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祫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録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禄以免飢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徳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茍有所見不敢不言

雜見事跡

先是渭州西路廵檢劉滬建策以為秦渭兩路有急發

兵相援路出隴坻之内回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户於山外築水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都部署鄭戩以狀聞命滬及董士廉董其役會韓琦宣撫陜西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又言兩城之旁多生户今奪其地恐城未畢而冦至請罷之戩因極言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滬士廉令還滬士廉以熟户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二人違節制命部署狄青往斬

之青械繫滬士廡於德順軍及周詢還是戳議乃徙洙

慶州 涑水記聞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神鬼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

洛陽涑水記聞

知道者茍未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繫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定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學佛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

往見之為致意開譬之無使戚戚疾炎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而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

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胷中歟沈存中筆談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蚤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葢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為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頒之學宫盛行於世内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自為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

惟春秋可當則歐陽公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為古文然洙才下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也聞見録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更不當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説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為愜爾魏公别録

師魯集二十七卷承旨姚公手録本予往嘗刻師魯文

百篇於會稽行臺今迺得閲其全集甚慰因復梓行之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一再傳而後有歐陽氏王氏曾氏然則師魯其師資云淳熈庚戌錫山尤袤延之跋